



美国研究

标题: 作者:

关键词:

美国1994年中期选举的影响初探

作 者:	杨达洲	封面:	
关键字:	美国政治		
年 号:	1995		
期 号:	第1期		
PDF文件:			
出版社:			
英文标题: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IMPACT OF THE 1994 U.S. MIDTERM ELECTION		
中文标题:	美国1994年中期选举的影响初探		

热点笔会

编者按：1994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由于民主党惨败、拱手让出占据多年的国会参、众两院多数党地位给共和党，形成了去年岁末美国政坛上的一场“地震”。这场政治“地震”的原因何在它表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公众情绪和政治变化趋势将对今后两年克林顿政府的内外政策产生何种影响就这些问题，本刊会同美国所政治研究室邀请部分在京的专家、学者进行了专题讨论，并请其中几位将发言整理成文，在此发表，以为美国问题的研究工作者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今后，这种“热点笔会”形式的文章组合还将在本刊不时出现。恳请读者对这一栏目的开辟、制作及效果不吝赐教，以求不断改进。

美国1994年中期选举的影响初探

杨达洲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1994年11月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在美国国内政治舞台上是一件大事。选举的结果使得在野党共和党取得了引人注目的“一边倒式”的胜利：经过八年后，重新夺得参议院多数党地位；经过40年后，在众议院跃居多数党地位；并且在州长的争夺中70年来第一次占了多数。入主白宫的民主党可谓是全线败北。

本文不想探究造成1994年中期选举这样一种结果的方方面面的原因，只想谈一谈美国的政坛两大政党这场较量的结果对美国政局，或者说对美国今后内外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

国内政治将趋于保守

在美国，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不存在全国性的保守主义政党，或者自由主义政党，在共和党和民主党内都有可以被称做保守派的利益集团或者派别。民主党内的保守派有时比共和党内的开明派还要保守，反之亦然。

所谓的保守派，指的是主张维护历史形成的既成事物，不主张对现状作大的变革的人或集团。一般来说，有产阶级中保守派居多，因为变革将有可能使他们失去财富。正如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他所著《美国资本主义》(Amer

ican Capitalism, 1956) 一书中所说“这是简单的算术，变革会使所拥有的人付出代价，变革不会使一无所有的人付出代价”。共和党内的有产阶级比较多，从美国的历史来看，共和党所代表的主要也是美国有产阶级的利益。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把共和党视为奉行保守主义的政党，或者保守主义色彩比较强烈的政党。

1994年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大胜，意味着保守势力在联邦和地方的决策中的作用提高，特别是在国内政策方面。

以上所说，仅是一般推理。如果考虑到这次中期选举的以下两个具体情况，得出“国内政治将趋于保守”的预测，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情况之一：在这次选举中，原在任的共和党议员全部获胜。当选的共和党参众两院议员中不乏出名的保守派。如将任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杰西·霍尔姆斯（Jesse Helms），将任参院财政委员会主席的鲍勃·帕克伍德（Bob Pakwood），将任参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的奥林·哈奇（Orin Hatch），将任参院拨款委员会主席的比尔·阿切尔（Bill Acher），将任参院银行、住宅和城市事务委员会主席的利奇（Leech）等。不难想像，当1995年初参众两院100多个常设委员会及其下属的某些重要的小组委员会，还有特别委员会的主席都由保守的共和党人执掌以后，会在国会中掀起一股决不能小看的保守浪潮。

还要一提的是，在这次中期选举中崭露头角的新一代共和党人也都是保守派。例如新当选得克萨斯州州长的乔治·W·布什就比他的父亲前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来得保守。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是从亚当·斯密到弗·哈耶克的鼓吹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以及像英国保守党领袖丘吉尔和撒切尔夫人这样的政治家。

情况之二：共和党330名候选人在中期选举前发表了一份名为《与美利坚达成的契约》（Contract with America，以下简称《美利坚契约》）的文件，类似于竞选纲领。现在共和党在选举中获胜了。即将担任众议院议长的佐治亚州共和党议员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已经扬言，要在国会发动一场针对比尔·克林顿政府的“革命”，要把第104届国会的头100天用来表决《美利坚契约》中提出的10项议案，这10项议案直接涉及美国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这10项法案是：

财政责任法案。法案要求在2000年以前平衡联邦预算。这项法案的要害是，有一项禁止增税条款。条款规定，只有在众议院3/5的议员同意增税，政府才能增税。

恢复街道治安法案。这一法案的要害是加重对暴力罪的惩罚，如规定增加新的强制性最低刑罚，使判死刑更为容易。法案还限制死刑案上诉。

个人责任法案。性滥交一直是美国社会一大难题。法案针对这个问题提出，禁止向未成年母亲提供福利，取消或者限制现行的各种福利计划和补贴。如规定，未婚母亲如没有获得中学文凭，每月补贴只限于难以维持生存的75美元。

家庭巩固法案。针对美国社会家庭破裂成风的现象，法案强调家庭在美国社会中的中心作用，强调对儿童的抚养和对老人的赡养。

重圆美国梦法案。这一法案的要害是对美国中产阶级实行减税。法案规定，年收入20万美元以下的家庭每抚养一个孩子可减税500美元。

恢复国家安全法案。这一法案在强调加强国防的同时，主张限制联合国指挥美国军队，提出任何美国军队都不得划归联合国指挥。

老年公民公平待遇法案。法案提出，要对老年公民实行减税。克林顿政府规定，一个老年公民年收入超过3.4万美元，或一对老年夫妇年收入超过4.4万美元，必须支付所得税。法案主张取消克林顿政府的这一规定。

创造就业机会和提高工资法案。这项法案的要害是将资本收益税削减50%，而克林顿政府的现行政策是坚决反对削减资本收益税。

法律改革法案。法案主张实行“由败诉者支付诉讼费用”。目的是减少大量的民事诉讼案件。

公民在立法机构任职法案。法案主张限制国会议员的任期，具体地说，主张把众议员的任期限为6年，参议员的任期限为12年。

应当提出的是，对上述10项法案，亦即对《美利坚契约》，共和党内的意见也不尽一致，但共和党的主流是支持的。这个《契约》的矛头是针对民主党现任总统比尔·克林顿和民主党主流在上述这个方面的问题上所持自由主义的立场的。

还要指出的是，这10项法案明年能否通过，是一个涉及多方面因素的复杂问题，现在还不好说。但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构成了对民主党政府的挑战，预示着美国国内政治保守趋势将得到加强。

对外政策不会剧变克林顿将受到掣肘

1994年中期选举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会有什么影响回答是，影响会有，但不会太大，换言之，美国的对外政策不会发生剧变，但克林顿总统在外交上将受到掣肘，甚至被迫作出调整。根据美国宪法，外交事务的权力是由美国总统和国会共同行使的。但是从美国的外交实践来看，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总统可以说在外交事务上处于支配地位，拥有广泛的权力。美国总统是美国外交的主要决策人，其行动自由度超过了对国内事务的处理。越南战争以后，国会在与总统争夺外交的主导权上作了很大努力，但仍未改变美国外交事务权力由总统和国会共同行使，但以总统为主的局面。1994年中期选举后，这种局面也是不会发生大的改变的。

另外，共和、民主两党在对外政策上有广泛的共识，一致而远多于分歧点，与国内政策上两党分歧点多于一致面的情况刚刚相反，例如，共和党也是同意克林顿提出的“经济、安全和民主化”是美对外政策的三大支柱的提法的，两党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些基本的政策目标的观点也是一致或相近的。正如国务卿克里斯托弗1994年11月所指出的，克林顿政府的外交政策至少有以下七个方面将得到两党强有力的支持：第一，通过支持开放的贸易制度达到经济上的保障；第二，在中东地区实现全面和平；第三，致力于解决核不扩散问题；第四，扩大北约和实现欧洲一体化；第五，对前苏联新独立的成员国的支持，首先是对俄罗斯的支持；第六，保持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力量；第七，致力于解决恐怖活动、贩毒、犯罪团伙等全球性问题。

在以上七个方面，两党的观点虽说是一致的，但在具体解决时，在策略上仍会有分歧，或者随着形势的发展，两党会产生新的分歧，从而迫使克林顿政府部分地调整其政策，但两党在对外政策上还不致于发生严重对抗。

美对俄政策值得注意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对俄罗斯的政策。冷战结束后，作为与美对抗几近半个世纪的另一个超级强国的苏联解体了，美国视俄罗斯为苏联的“法定继承人”，美国让俄罗斯顺顺当地继承了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美国还慷慨承诺全力支持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对叶利钦本人，更是唯恐支持不及。

但是，好景不长，美俄“蜜月”很快就结束了。随着俄罗斯国内形势的发展，例如1993年十月事件；1993年年底的大选中，反叶利钦的左翼的共产党人和右翼的极端民族主义的自由民主党的得势，不能不使美国重新考虑对俄罗斯的态度。美国对俄罗斯的不信任感和疑虑重新抬头。最能反映美国这种情绪的是国防部长佩里的讲话。他前不久在谈到美俄关系时说：“即使出现可以想像的最好结果，即出现一个完全民主和以市场为导向的俄罗斯，新俄罗斯的利益也将与我们的利益不同。”换言之，美国仍然把俄罗斯看成它潜在的对手。

近年来，随着美国采取了一些不顾及、甚至直接损害俄罗斯利益、乃至尊严的行动，促使俄罗斯与美国逐步拉开距离。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就曾发表讲话，提醒美国，俄罗斯“具有不同于西方利益的特殊利益，甚至是相竞争的利益”。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也公开地说，“美国是一个强有力的伙伴，但又是一个难对付的伙伴”。

中期选举刚结束，美俄双方都采取了以对方为目标的行动。克林顿总统1994年12月1日宣布，将在今后六年增加国防预算250亿美元，而克林顿总统上台两年来，曾相应地压缩了国防开支。增加军费，加强美军战备水平的目标，显然首先是俄罗斯这个目前唯一有能力从军事上摧毁美国的国家。当然，采取这一违反初衷的行动的国内原因则是与中期选举直接有关的。共和党一直批评克林顿政府对国防费用削减过多，并已公开提出，主张在今后五年增加军费600亿美元。共和党已经表示要在新国会明年年初开始运作的100天内，提出相应的法案。克林顿1994年12月1日的宣布，在国内，可以说是针对共和党的，目的在于控制立法主动权。

俄罗斯方面考虑到共和党在美国会参众两院中占据了多数，有可能促使克林顿政府对俄政策变得强硬，而相应地采取了针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强硬态度。1994年12月1日，在克林顿宣布增加军费的同一天，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宣布，俄罗斯决定推迟批准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缔结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并拒绝签署该计划所包含的“双边军事合作文件”和建立“定期公开磋商制度框架文件”。12月5日，美俄首脑又在欧安会布达佩斯会议上针锋相对，俄罗斯坚决反对美国所坚持的扩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使之东进，把昔日苏联的盟国波兰、捷克和匈牙利

包括进去。

因此，可以说，今后两年的克林顿政府对俄政策有可能作较大的调整，而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政策则有可能大体维持现行政策。